

孙毓棠诗集

孙毓棠 著

余太山 编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孙毓棠诗集

孙毓棠 著

余太山 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毓棠诗集/孙毓棠著;余太山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ISBN 978-7-100-09947-9

I. ①孙… II. ①孙… ②余…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4107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孙毓棠诗集

孙毓棠 著

余太山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7-100-09947-9

2013年9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2 5/8

定价: 40.00元



1923 年在天津南开中学

孫毓棠文學士（歷史）



1933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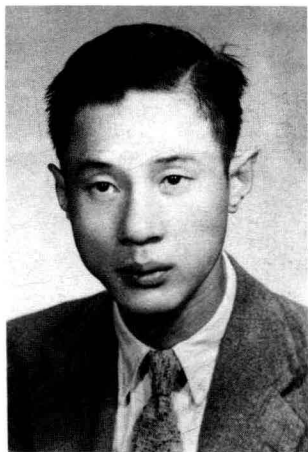
1939 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其中：右一闻一多，右二孙毓棠，右三凤子



1943 年在昆明



1946 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皇后学院



约 1948 年照



约 1947 年在英国牛津大学



1959 年在香山植物园劳动



1981 年在北京



晚年的孙毓棠

漁夫

清早上我必給釣竿，
想一筐綠海魚飛進。
釣不起。又撒開麻網，
但網不能解紅紗夕陽。

戴漁叉我別道黑夜，
想又撈水中以明月
明月遠千萬點星星——
眼東天又吐出了光明！

連日月帶星長卷海
吃了也各笑我呆癡。
我不聽！我不信！直到
海上捲起了風暴。

海上捲起了風暴，
我自知立在風中喜孤獨。
撒開網，你別笑我風！
我含著淚要網盡雨聲！

毓棠 一九八六·一·二十。

秋燈

秋燈是光之海，
是月明的汪洋。
我孤舟在片
止水。冥想似
淡煙，長繞於止水
無極的清澄上。

今夜夜的滴聲
當酒，寧靜與夢
和夢的空茫當酒。
醉中有高山流水。
化作一粒水明珠
滴落在秋燈裏。

孫毓棠手迹之二

序

卞之琳

文化能人，即席致词，挥毫题句，易似反掌，我这个笨伯从不敢企及。不幸逢葬丧时际，义当作唁词，写挽联，在我就难上加难，正因为哀思萦怀，无可奈何，一时更不知如何出口，如何下笔。如今同辈旧友孙毓棠（1911—1985）新故，多亏其家属与弟子辑其遗诗成集，辱承索序，情谊难却，只因自己老而犹在，手不随心，头脑发僵，浮想杂陈，苦思多日，仍理不出条理，结果仍难避啰嗦，照例又发发怪论。

一个人少小结上了文学因缘，在一般场合，当然不是坏事，而从事文学创作，尤其是写诗，中外皆然，由来已久，至少在开头，总不能靠这个营生过日子，我看倒是好事。

诗创作而成为专业，非其他行当可比，实犹似出家修道，自绝于红尘，本来不值得羡慕。文学创作，尤其是诗创作，感、见、识，应是尽可能广一点，深一点，可否说是人生海洋中来的艺术结晶？老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今实践证明还是行之有效。无米而炊，巧妇却也会拿不出饭食。水变不成葡萄酒，照基督教《圣经》里说的，“奇迹”就徒托空言，除非说蒸馏水别有奇效，不同一般。想到各自的正业，我虽然悔之已晚，却还羡慕人家生前没有自陷于文学研究这一项实际上不利于文学创作的行当。孙毓棠是史学家，在史学研究方面作出了扎扎实实的不小贡献，只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写过诗，用他自己话说（见三十年代生活书店出版的《我与文学》一书中所收他的一篇自述）是“客串”。而对待这种业余小玩意儿，他也就在那里说，“思想和情绪经遇艺术的雕镂、锻炼才能给你最大的‘痛快’”，也还说这里“蕴藏着一个真实的自己”。

据说他临终表示不在乎后人费心编集他的学术遗著，倒是希冀

有人照顾一下他的旧日诗作。史学家而最后关怀自己的文学创作，可见他生前如何认真对待了他的业余诗作，在这方面倾注了多少心血。

二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似乎也不乏例外。毓棠为人，如大家所见，温文尔雅，平易近人，既有西方所谓古典诗派的节制，又有中国所谓蕴藉诗派的涵养，不急不躁，冷静，稳重。作为诗家，他却像另一个人。他笔下字里行间佶倨不驯，不时涌现失落的迷惘，阴沉的郁积，凝重的色彩，强烈的激情，浩瀚的势气，随处可见“冰山”、“大漠”、“死海”、“黑冰洋”、“乱峰”、“枯石”、“罡风”、“暴雨”、“海盗”、“野狗”、“狐狸”、“铁锁”、“皮鞭”、“硬弩”、“戈矛”、“啃尸骨”、“撕人皮”、“燃烧”、“涤罪”、“劫掠”、“屠杀”、“哭泣”、“哽噎”等等。字眼与意象是如此。诗句也以长行、超长行、排比、堆叠之类占压倒地位。初期也是典型的诗篇《老马》全部诗行都有这么长，这么堆砌：

我厌了 | 太阳， | 厌了 | 月亮 |，厌了 | 群星在 | 宇宙里 | 转；
这苍老的 | 世界， | 苍老的 | 黄昏， | 再 | 值不得 | 我留恋。
我含着 | 眼泪 | 想回家， | 这该 | 正是我 | 回家的 | 时候，
背着这 | 两筐铁， | 一袋子 | 沙， | 满胸的 | 失望 | 和忧愁。

行中基本节奏单位（顿、拍）划号是我加的。全诗四节都是一样长（按字数算），往往多到七八个单位（按顿、拍算）。这也不是孤例。统观孙早期诗风，从语言、格调说，总不脱《新月》同人方块诗正宗的框框，包括（和特别是）闻一多《死水》一集中《死水》一诗以前的篇什、朱湘少作《夏天》集以后和边缘人物梁宗岱少作《晚祷》集以后的诗作，后来解脱了，却没有采用闻一多“音尺”说、孙大雨“音组”说、陆志韦“诗拍”说，及以后从其中发展出来的“顿、拍”说，也不理会陆、闻等注意押阴韵的讲究（例如：陆诗“影子”叶“亭子”、“醒了”叶“定了”；闻诗“白干儿”叶“谈天儿”、“神儿”叶“准儿”），而一贯以重音单字押脚韵（例如：“绝望的鸟”、“在浪里敲”），始终符合这一流派的方玮德、陈梦家等的新正宗或嫡系的习惯，而这种超长行在这派正宗或嫡系的诗作中也属少见。这样用长行写诗，能否适应按中国现代说话规律写格律新诗的基本要求，是另外一回事，这里无可否认有气贯长虹的风貌，这里也许正是闪露了他“真实的自己”。

三

论气势、论词藻，孙毓棠较早的代表作《海盗船》，即使诗行较短，

基本上一刀切齐而用双行一韵（随韵），也是如此，例如开头几行：

今晚黑水洋上起了风暴，〔A〕
 听，沉重的桨声在浪里敲！〔A〕
 满天浓云锁成这黑的夜，〔B〕
 飙风紧扫着弥空的大雪，〔B〕
 夹着急雨，鹅卵大的冰雹，〔C〕
 拍怒了海上疯癫了的波涛；〔C〕
 黑的浪山压着黑的浪谷，〔D〕
 湿风噎着海不住的号哭。〔D〕

较后更是代表作的八百行叙事诗《宝马》，模仿西方不押脚韵（素体或白体）史诗，不再讲究把诗行一刀切齐，而也不采用“音组”、“顿”、“拍”安排，更是如此。举几行为例：

向西去！曲折蜿蜒这几十里大军
 像一条大花蛇长长地爬上了荒漠，
 白亮亮戈矛的钢刃闪耀着鳞光，
 是鳞上添花纹，那戈矛间翻动的
 五彩旌旗的浪。听铜笳一声声

扭抖着铜舌，战鼓冬冬冬敲落下
钢钉的骤雨；驼吼，驴嘶，牝骡的长嗥；
前军的呼啸应着后军的吆喝；
半空里抖着萧萧的怒马的悲鸣，
和马蹄得得得像杂乱的冰河上
敲碎了电子点。这一片喧嚣里又
滚着隆隆的沉闷的涩雷，那干沙上
头交尾轂交轂是一串串轮轴的粗吼，
战鼓冬冬冬撼着大漠，笳声奔上天，
托着层层铙歌，像怒海上罡风的叫啸。

孙毓棠受闻一多影响显然最深，俨然像实现了闻一多似曾想写古题材长诗的部分愿望。这位长辈诗家，特别到晚期，却正是文如其人。外冷内热，却也不止是孙毓棠一个人的本色。三十年代前期，有幸亦不幸得上大学读书机缘的青年，说是非进步青年也可以，受学院教养，非不忧时，可能视野不广，认识不深，亦非偷生怕死，甘于浑浑噩噩，只因感到以行动介入政治既不见立竿见影，亦无能为力的，自也大有人在。爱国心、正义感，却总是中国历来有良知良心的正派文士举世无比的可贵传统，迄未曾有所衰落。其中有些人寄情书本卷帙、骨董文物、风花雪月、山水草木、儿女悲欢、闺怨离愁，间或发